

第一章

魏燃支著手肘，舒適地倚在沙發上看著今年在巴黎秋季時裝發表會的錄影，另一隻手拿著遙控器，不時地按下慢放與停頓。

牆上的鐘響了起來，他回過頭一看，已經是晚上十點半了，放下遙控器，他拿起茶杯喝了一口已經微涼的茶，心裡想著再看一遍就回去睡覺，然後明天盡快將新設計的那幾款秋裝細節再修改一下……

突然，手機響了起來。

這個時間雖然算不上晚，但是也已經屬於休息時間，如果沒有什麼事的話，一般並不會選在這個時候打來。

看了一下來電顯示，是一個有段時間沒聯繫的朋友，魏燃猶豫了一下，才按下接聽鍵，「喂？小鈴？」

「小燃？」電話另一頭傳來一個年輕男性試探的聲音，之後鬆了一口氣，「太好了，他們說你失蹤了呢……我超擔心你的！」

「謝謝關心，只是工作上有些忙而已，」魏燃笑了一下，「怎麼忽然打電話給我？」

「是這樣的，你今天晚上有空嗎？」小鈴有些猶豫地問，似乎十分不好意思，「我家裡有急事，但是今天晚上有我的班，你能幫我代班嗎？」

魏燃怔了怔，下意識拒絕，「我已經不去那裡了，而且……」他想說工作很忙，或者自己很暈之類的话，卻又說不出口。

他知道小鈴通常不會開口求別人幫忙，也不會輕易請假，這次會打給他，一定是發生了什麼嚴重的事情。

「這樣啊……」小鈴啞啞地說，聲音有些失望，不過很快就恢復了輕鬆的語調，

「也是呢，你已經不到我們這裡來了，我的確不應該麻煩你……抱歉了，小燃，那我再給別人打電話吧——」

聽到這裡，魏燃打斷他，「等一下！我……明天還算有空啦，今天晚上我來幫你代班吧。」

如果已經到了非要人代班不可的地步，小鈴肯定是請假好多次了，再請下去的話恐怕會被辭退，小鈴跟自己不一樣，他只有這一份工作而已。

當然，話說出口，他其實還是有點後悔的，畢竟自己之前早就下定決心要告別那種生活了。

「咦？真的沒關係嗎？」小鈴的聲音有點激動，但是馬上轉為抱歉，「小燃，我是不是讓你很為難？如果你很忙的話，我想還是……」

「不忙，沒事的，」魏燃輕聲安慰他，「是幾點的班？」

「十二點到三點，真的沒關係嗎？」小鈴還是很遲疑，畢竟魏燃起先是拒絕的。

「真的沒關係，」魏燃說完，停頓了一下又說：「如果有什麼我幫得上忙的，你一定要告訴我。」

「謝謝你，小燃，真的非常謝謝你。」連番道謝後，小鈴才掛了電話。

魏燃輕輕地歎了口氣，在那家店裡，他和小鈴的關係是不錯的，雖然沒有約在店以外的地方見過面，不過朋友有困難，他幫個忙也是應該的。

魏燃在沙發上坐了一會兒，電視上依然播放著畫面，模特兒一個個走在伸展臺上，他卻莫名煩躁起來，從旁邊拿起煙來點燃。

他沒有煙癮，除了應酬以外是不怎麼抽的，但是現在，他需要讓自己鎮靜一下。只抽了半根，魏燃就將煙掐熄在煙灰缸裡，然後站起來走進衣帽間。

他獨自一個人住在一百多坪的公寓裡，處於市中心的繁華地段，住戶基本上都是年輕的社會精英，這裡離他上班的公司很近，離那家店卻有點遠，加上他還得做些準備工作……現在離上班時間剩下不到一個半小時，得加緊腳步了。

魏燃打開一邊衣帽間的隔間，裡面有幾個大的收納箱，他搬了其中兩個出來。衣帽間裡掛著他常穿的衣服，清一色的深色西裝，偶爾幾件T恤，都是中規中矩的衣服，鞋架上擺放著棕色或者黑色的皮鞋，看過去一片暗。而中間的首飾臺上也是一些男性飾品，打火機、手錶之類的東西，這些雖然看起來都十分普通，但是價格不菲，足以將魏燃的精英氣質襯托出來。

魏燃將自己的手錶摘下來，放進首飾臺裡，然後將剛剛搬出來的其中一個箱子打開，搬到空無一物的梳妝臺旁邊。

他在梳妝臺前坐下，看著鏡子裡的自己。

一頭長及肩膀的黑髮，細長的眉眼和白皙的皮膚，他留著長髮並沒有讓人覺得奇怪，畢竟他是搞設計的嘛，很多藝術家都是這個樣子的，不過與那些不修邊幅的藝術家不同的是，他總是服裝整潔，整個人乾乾淨淨的，給人的感覺非常好。他的容貌偏向中性，顯得秀氣與精緻，大概是因為祖父是葡萄牙人的關係，讓他的五官比一般人要立體，眼珠的顏色也比一般人要淺一點，頭髮也偏向栗色，求學時期常被老師、同學誤以為他有染過頭髮，每次都得花好一番功夫解釋。

魏燃看了看時間，低低地歎了口氣，小鈴要是能找到其他人幫忙，肯定不會找他，所以……只能動作快一點了。

他低頭從腳邊的箱子裡翻出各式各樣的化妝品和工具，整整一個箱子都是裝這些東西，光是眼影就有好幾盒。

他的動作很熟練，跟專業的化妝師手法不相上下，畢竟因為工作的關係，他光看也看會了。

隨著他的每一個動作，鏡子裡的人五官變得更加精緻，帶著一種女性特有的嫵媚與柔和，嫵靜地回視著他。

魏燃忽然覺得有點慌亂，他甚至有想要站起來離開的衝動，但是既然答應了別人，他就得完成任務。

他深吸一口氣，又搬過另一個箱子，裡面是疊得十分整齊的衣服，因為長期的折疊，衣服上已經有了折痕，他只好挑選一件有彈性又貼身的洋裝，這樣衣服才看不出折痕。

「啊，鞋子……還有飾品……」魏燃看了看時間，急匆匆地跑進了衣帽間的隔間，「內衣……內衣放在哪裡了？」

原本充滿男性氣質的衣帽間頓時出現了一大堆女性的衣物首飾，顯得有些奇怪，而手忙腳亂地拿著衣服跑進隔間找內衣和鞋子等東西的魏燃，出來的時候已經是

女性的樣子了。

「唔，好痛。」他揉揉腳後跟，已經很久沒有穿高跟鞋了，一下子還真不習慣，「啊，對了，還有包包！」

他又跑進衣帽間，在另一個箱子裡翻找一通，找到了一個與衣服相配的包包，手忙腳亂地將一些必需品放進去，包括面紙、卸妝油和卸妝棉，補妝用的粉餅、遮瑕用的遮瑕膏還有唇蜜等，再戴上女性的飾品和手錶。

大功告成後，魏燃注視著鏡子裡的自己，一個身材高挑的美貌女性，這樣的面貌他既陌生又熟悉……

「對了，頭髮！」魏燃抓了一下自己的頭髮，算了，已經來不及了，到店裡再說吧！

他最後拿起手機，頭也不回地跑出了自己的公寓。

在電梯裡的時候，遇到了幾個結伴出門的年輕人，那種欣賞和愛慕的眼神讓他皺了皺眉，發現其中似乎有人想搭訕，他立刻擺出一副拒人於千里之外的樣子，讓人望之卻步。

抵達一樓後，魏燃快步走出電梯，穿過中庭、出了大門——幸好是市中心，他很快就攔到了計程車。

「去哪裡，小姐？」司機向後視鏡看了一眼，很自然地問。

他以女性來說略微低沉，卻不至於很違和的聲音報出了一個地點，說店名的話，即使是熟知大街大巷的計程車司機也不會知道，所以還是說那附近有名的建築物比較好。

「那條街啊，」司機調轉方向盤，下意識地提醒，「那條街很安靜，小姐一個人的話，還是要小心一點比較好啊。」

「啊，我知道，謝謝你。」魏燃坐在後座，轉頭看向窗外，當車子發動，望著流洩而過的街景，他的心裡不禁有些苦澀。

為什麼會這樣呢，為什麼自己跟別人不同呢？

這個問題他想了很久，卻一直沒有想明白。

沒多久，計程車在一條寂靜又昏暗的街道上停下，魏燃打開車門的時候，司機還不放心地說：「如果時間不長的話，我可以在這裡等妳。」

魏燃露出一個感激的笑容，「可能會有點久，還是不麻煩了，我有朋友住在這裡，沒問題的。」

「那好吧。」司機最後又特別囑咐了一句，「小心點。」

這是一條十分安靜的街道，兩邊是高大的樹木，即使在冬季，這些枝葉依然茂盛，擋住了路燈的燈光，讓整條街顯得更加陰暗。

街道的一旁是一座廢棄的高樓，上面有「拆」的字樣，卻沒有看到任何施工單位的標示牌，另一邊是一排圍牆，圍牆再過去一點是住宅區，因為地段關係，所以房價很便宜，深夜中只有極少數的窗戶亮著燈。

魏燃已經有三年沒有來過這裡了，他有點感慨地站在路燈照不到的地方，看著這條熟悉又陌生的街道。跟三年前一樣，這裡幾乎沒有什麼改變，其實就算再過三

年，也依然不會有什麼區別。

因為這整條街都被那家店給買了下來，原因只是店主希望這裡可以安靜一點。

是不是要繼續往前走呢？魏燃站在原地茫然地想。

他低頭看自己，白色的毛呢外套下面露出一點灰色的裙襬，然後是淺灰色的褲襪和白色的高跟鞋，低調又有品味的女性打扮讓他看起來有種嫺靜感。

三年前，他決心告別這裡，回到正常的生活，可是今天，他接了一個電話後，又來到這裡。

只是幫小鈴代一天的班而已，三點以後就可以回去了。魏燃在心裡給自己加油打氣，然後向街道深處走去，高跟鞋在水泥地上敲出寂寞的聲響，安靜的午夜只有他一個人，還有陪伴在身後的影子，偶爾幾輛車開過，燈光將他的影子拉得更長。在街道的盡頭是一座古色古香的木橋，走過木橋，就可以看到一座嚴謹的黑色宅子，看起來有些像民國時期的建築，門口站著幾個身材魁梧的人，正靠在牆上警惕地看著周圍。

「啊，你是……」其中一個男人看到魏燃，驚訝地低呼出聲，幾個同伴聞聲也轉過頭來，所有人的視線一下子都集中在魏燃身上。

魏燃僵了一會，舉起手揮了一下，「嗨，好久不見。」

「小燃？你怎麼會來？」其中一個男人走過來上下打量了他幾眼，「不是不做了嗎？」

「啊，今天是幫小鈴代班的。」魏燃回答完，客氣地向他們點了點頭，推開了黑色的大門。

大門上方的牌匾上以隸書寫著「夜蝶」兩個字，字體十分秀氣，隱隱透出一絲嫵媚，似乎是出於一位女性之手。

「即使如此堅持，即使如此努力，也不過像是在黑夜中翩翩起舞的蝴蝶，無人能賞識其美麗，這種錦衣夜行的寂寞與悲涼，又有誰能理解？黑夜中飛舞的蝴蝶，是害怕日間陽光的明亮與人們貪婪覬覦的眼神，所以只能隱忍寂寞啊……」

這是店長曾經說過的話，所以這家店的名字才叫做夜蝶。

魏燃本來想直接跑到職員室，換好衣服低調地做好事情就閃人，沒想到會在走廊遇到店長。

「店長，好久不見。」

「啊，小燃？」夜蝶的店長驚訝地看著魏燃，露出有些意外的笑容，「沒想到會再次遇到，人生的際遇真是神奇啊。」

「我是來給小鈴代班的。」魏燃有些尷尬地說。

「小鈴？」穿著繡著雲紋與白鶴的黑色唐衫，店長用袖子輕輕掩住嘴，一副若有所思的樣子，「那個孩子啊……」

「那個，馬上就要上班了，我先去準備了。」魏燃點了點頭，飛也似的從店長身邊跑開了。

「好，今天的工作也請努力啊。」店長在後面很有精神地揮揮手。

魏燃連頭也不敢回，直到跑過走廊才停下來，微微地喘著氣。

說起來，他還是有點害怕店長的，並不僅僅因為他們是雇傭關係，而是不管從哪個角度看來，店長都是無法溝通的類型，尤其任何謊言或者藉口在他面前好像都沒有用一樣。

那雙黑色的眼睛彷彿能看透人心……當然，那是因為魏燃與他接觸了兩年，如果是陌生人的話，大概只會覺得店長是那種沉浸在自己世界裡的……嗯，花癡類型。長及腰際的黑色長髮，皮膚是一種帶著病態的白，體型與男性身材不相符的纖瘦，總是穿著各式黑色的唐衫，以一種捉摸不透的眼神看著你，即使是之前在這裡工作這麼長時間的魏燃，也完全不知道這位奇怪店長的來歷，甚至連姓名也不曉得。不過通常來說，店長的身邊總是跟著彥昱，他是有點類似管家的男子——咦，今天不在嗎？很少看到店長一個人閒逛的啊，魏燃邊走邊想。

「少爺。」與此同時，一個穿著黑色西裝的男人提著燈籠從走廊另一側走過來，「我才點個燈的功夫，您又亂跑。」

看起來只有二十三、四歲的年輕店長側過身，以高興的語氣說：「別說這個了，彥昱，你猜我剛才看到誰了？」

「誰呀？」彥昱有些困惑地看著無人的走廊，這裡屬於內院，一般客人是不能到這裡來的。

「是小燃喔，」店長愉快地轉過身，「所以，快點給小芥打電話吧。」

彥昱怔了怔，跟著店長繼續向前走，「小燃他不是已經離開這裡了嗎，怎麼會？」

「啊，似乎是來幫小鈴那個孩子代班的，」店長點點頭，伸手拿過彥昱手上的燈籠，「我拿著，你打電話吧。」

「這樣不好吧……」雖然這樣低聲抱怨著，但彥昱還是拿出了電話，尋找著那個人的名字。

夜蝶屬於私人會所性質，整座宅子占地極廣，分為前中後三個區域，客人只能待在前區，外表古色古香的建築中則是非常奢侈與現代化的華麗裝潢。

中區是員工休息的地方，至於後區是禁止任何人進入的，魏燃也不知道那裡是什麼地方，有可能只招待特定的客人，也有可能是店長等人的住所，不管是什麼，反正都不是他該關心的。

夜蝶這家店，只要你有足夠的錢，保證能在這裡玩得盡興，曾經有人在這裡連續一個月，享受到的節目完全沒有重複，然而相對的，付出的金錢也相當可觀。以魏燃現在的家底來說，在這裡當客人，就算傾盡家財也待不了幾天。

這裡不是什麼色情會所，也不會有人在這裡從事色情交易，不過會有一些滿足客人奇怪癖好的項目，比如女王遊戲，比如像魏燃這樣的異裝癖。當然，這些區域是有明顯劃分的，兩區之間的人基本上不會交流，畢竟大家的圈子並不一樣。

就像有人喜歡虐待或者被虐的遊戲一樣，異裝癖在這裡也是一種理所當然的服務，像國外也有很多易裝女王的俱樂部和會所，只是那種地方人員混雜，工作環境並不像夜蝶這樣好。

「易裝女王在我店裡很受歡迎啊，並沒有什麼見不得人的，你擁有美麗，也有人欣賞這種美麗，」第一次見到店長的時候，這個人輕聲細語對他這麼說，「怎麼樣，要不要到我店裡來看看？」

魏燃知道自己這種癖好如果說出來的話一定會被別人恥笑，或者不僅僅是被恥笑，甚至會讓自己的工作、生活全都一團糟，但是……他每次都無法抑制那股衝動。心理學家對異裝癖有很多種解釋，大多是生活壓力大啦，如果轉換角色會覺得沒有那麼大的壓力，或者是喜歡沉浸在別的男性欽慕和愛慕的眼神中，要不然就是小時候曾被要求穿上女性著裝，以至於長大以後繼續保有這樣的癖好。

還有一種說法是，一些男性自打出生開始就認定自己一定是女性，所以不只是打扮，甚至不計後果地去做手術讓自己成為女人。

但魏燃都不是，他沒有打算放棄男性的身分，也沒有什麼奇怪的過往，更沒有很大的社會壓力，只是想穿女性的服裝，類似刺激或者成癮，也有可能是想過另一種生活？反正他也說不清是為什麼，不是每件事情都有原因的，本來嘛，這只是他一個小小的愛好，或者說遊戲。

一直以來，他都是抱著遊戲的態度，直到三年前發生了一件事，他強迫自己徹底戒掉了這樣的生活和工作。

沒想到今天又會再一次踏入夜蝶，雖然是因為小鈴的拜託，但是魏燃心裡知道，其中一個原因是自己無法真正捨棄這個癖好。

他看了一下牆上的時間，凌晨兩點三十分，還有半個小時就下班了，魏燃覺得時間過得好快，對於這種生活，原來他還是相當眷戀的。

「啊，把這個送到三樓B室的房間後，你就可以下班了，」領班微笑著拍拍他的肩膀，「舞池那裡你就不用去了，反正只是代班而已。」

「好的。」魏燃微笑著點點頭，其實他還滿想去前面舞池的，畢竟也有不少過去的回憶。

前面舞池的工作不管是跳舞還是服務生收入都非常高，尤其是客人給的小費也相當大方。魏燃以前是在舞池的，現在他所住的那間公寓就是用在這裡賺的錢買下來的。雖然現在的工作薪水也不低，不過想要在這麼短的時間內買得起那種公寓，簡直就是在說笑。

「小燃。」領班忽然叫住魏燃。

「是？」魏燃回過頭。

領班笑了一下，「如果你還想在這裡工作，隨時可以回來。」

魏燃怔了怔，露出一個感謝的笑容，「謝謝，只是……我以後應該不會來了。」

「是嗎，那太可惜了，」領班一臉惋惜地說，「小燃，你以前在前面舞池的時候，Fans可是相當多呢！」

「哈哈，啊，我該送東西過去了。」魏燃搖了搖手，推著餐車向外面走去。

夜蝶也提供客人留宿，是比起那些奢華飯店也絲毫不遜色的精緻房間，而客人偶爾會需要一些東西，比如食物、特殊酒品之類的，小鈴的工作大致就是負責客房服務。

按下門鈴，過了一會兒，門被打開了。

「打擾了。」魏燃一邊說著，一邊將餐車推了進去。

裝潢華麗的房間裡十分安靜，柔和的燈光灑下來，帶著一絲暖意，從門口只能看到客廳和廚房，沒有人在那裡，客人應該是在臥室或者浴室，沒關係，反正錢是離開的時候結算的，只是少了客房服務的小費罷了，魏燃想到這裡，就打算將餐車上的東西拿起來，把餐車推出去。

但就在他將裝著紅酒的冰桶放到桌子上時，聽到房門發出輕輕的鎖門聲，他怔了怔，向後回過頭，就看到一個男人站在那兒。

房間裡的時間彷彿停止了，魏燃下意識後退一步，第一個跳入腦海的念頭就是「跑」，但是只要稍微一想就知道那是不可能的，門已經關上了，唯一的出路只有窗戶，可這裡是三樓——別說一般的三樓跳下去會缺胳膊斷腿，這裡的建築特別高，三樓已經等於四樓了，跳下去基本就殘廢了……

可是不跑怎麼辦？

除了第一眼見到的驚訝，魏燃根本不敢再看那個男人一眼，眼神下意識地滑向旁邊。

「不跟我打招呼嗎？」男人走過來坐到餐桌椅上，給自己點了根煙。

聞言，魏燃終於鼓起勇氣向他看去。

三年過去了，這個男人顯得更加成熟與穩重，只是可能是對著他的關係，給人一種嚴厲的感覺。他完全褪去了年輕人的青澀，舉手投足間顯現經過社會歷練的俐落，只是三年的時間，這個人就從一個羞澀的青年變成了這樣深不可測的男性，魏燃有一瞬間的迷惑，是不是自己認錯了人。

嗯，如果是認錯人的話那就太好了，雖然那是不可能的。

「……好久不見。」他輕聲說，聲音幾乎只有自己能聽見，也不知道對方聽到了沒有。

「嗯。」男人吸了一口煙，輕輕地應了一聲作為回應。

魏燃一點也不想跟他敘舊，那些往事他到現在還是心驚膽戰，平時連想都不敢想，他得趁對方還沒有聊到那個話題前先閃為妙，「那個……餐點已經放好了……」他一邊說一邊往餐車那邊移動，但最後想想推著餐車逃跑肯定不行，於是餐車也不想推了，連忙接下去說：「不打擾您用餐，我先走了……」

他還想說一些「祝您用餐愉快」之類的話，但是那種想要逃跑的感覺已經完全占據了思緒，他很快向門口走去，剛開始還滿從容，到後面幾乎是用跑的。

他一把拉住門把，轉動以後猛的向後一拉——

「誰准你從我身邊跑開的？」男人低沉的聲音從耳畔傳來，特有的溫熱氣息拂過魏燃髮絲。

門被男人從後面用一隻手抵住，其實就算對方不走過來，魏燃也沒辦法打開門，他太過震驚和慌亂，忘記門鎖剛才已經被鎖住，他沒開鎖就想開門當然沒可能。握住門把的手輕輕地顫動，魏燃不確定自己的身體是不是也同樣在顫抖，他緩緩側過身，玄關的燈光從男人背後灑下來，對方的陰影將自己整個人籠罩住了。

男人的另一隻手忽然捏住他的下巴，強迫魏燃抬頭與他對視。

跟以前相比，這個男人多了令人感受到壓迫的氣勢，讓魏燃恨不得自己能變成幽靈直接穿過牆逃跑。

「忘記我的名字了嗎？」男人低聲問。

魏燃下意識地想搖頭，可是下巴被對方抓住動彈不了，他沉默了一會，輕輕地唸出那個不願意回想的名字，「……尹芥。」

男人嘴角牽起一絲諷刺的笑容，「嗯，這次又想逃到哪裡去？」

魏燃苦澀地笑了笑，「這次看起來是沒辦法逃跑了。」他伸起手，輕輕按住男人的手，「放開，下巴疼。」

尹芥依言放開了他。

魏燃揉了揉下巴，走向餐廳，「既然叫了客房服務，那麼我來給你倒酒吧。」

他走到餐桌邊，將餐車裡剩餘的食物拿出來，看了一眼牆上的掛鐘，已經三點了，看起來今天是沒辦法準時下班了。

尹芥走回到餐桌邊坐下，「你就從來沒有想過會再見到我嗎？」

魏燃開啟紅酒，「沒有，如果知道你是夜蝶的客人，我是無論如何也不會來這裡的。」

如血般的紅酒緩緩注入高腳酒杯，在燈光照耀下帶著一種奇異的妖魅，當魏燃那隻纖瘦的手拿起杯子的時候，竟然有種妖豔的感覺。

尹芥微微眯起眼睛，三年過去了，這個人一點也沒有變，之前慌亂的樣子彷彿只是假象，現在這般鎮定又自然的樣子就如同他們相遇的時候。

魏燃見尹芥不說話，他沉默了一會兒才輕聲說：「以前的事情我很抱歉，對不起……」

他們相識時，他覺得尹芥的性格很好，對周圍的人都很寬容，三年前發生的事雖然帶給彼此傷害很深，但是他相信一個人的本質是不會變的，如果他能好好道歉的話，尹芥說不定會原諒他——至少不會做出一些讓彼此後悔的事情來。

魏燃的話還沒有說完，那拿著酒杯的手一下子被尹芥握住，「說對不起就可以了嗎？」

這個人什麼時候開始喜歡動手動腳了，以前挺斯文的啊？魏燃在心裡抱怨，但是現實就是他對不起別人，底氣非常不足，於是他小聲說：「我知道說對不起沒用，如果有什麼是我可以彌補的你儘管說，我會努力做到。」

老實說，他這麼說也只是走道歉的形式而已，畢竟尹芥有錢又有地位，哪會缺什麼東西，他又有何東西能彌補給人家。魏燃現在想的就是道完歉趕緊走人，然後再也不來這裡了，打死也不來！

「有啊。」尹芥支著下巴說。

魏燃怔了怔，居然真的有？

「今天陪我，」尹芥沒等魏燃問就說下去，「這是你可以彌補的，之後我們兩不相欠，可以嗎？」

即使是疑問的句子，但是對方的語氣一點也不容自己拒絕，簡而言之，從剛才一

連串的动作就可以看出，今天晚上尹芥不會很簡單地放過他。

魏燃皺了皺眉頭，拒絕的意圖很明顯，「上次……真的只是意外，我們都喝了酒，不是嗎？」他頓了頓，試圖解釋，「你也不是同性戀，所以……」

「究竟是不是試了不就知道了？」尹芥的口氣是掩飾不住的嘲諷，「反正我們也不是第一次了。」

可上次真的是意外啊！魏燃心裡憤怒地想，三年不見，這個人怎麼能如此不講理啊！

他無言地瞪視著尹芥，試圖再做些掙扎，「可是我三點就要下班了……」

「去洗澡。」尹芥冷淡地說，口氣跟下達命令一樣。

「下次再約時間吧。」魏燃低頭小聲說，拖延戰術也是戰術啊！

尹芥站起來，低頭看著他，那種壓抑陰沉的視線讓魏燃有些畏縮，看樣子今天是不會讓他走了。

「好吧，試一下吧。」他歎了口氣，像是害怕再與對方對視一樣，低著頭轉身走進了臥室關上了房門，準備使用裡面的浴室。

他掃了一眼臥室，猶豫著是不是要打電話求助，不過很快就放棄了這個念頭，他可不想尹芥被當成罪犯抓起來，雖然他還滿想看看尹芥被抓時的眼神，但也只是想想而已。

又輕輕歎了一口氣，魏燃走進浴室開始脫衣服，他來這裡的時候有帶卸妝液之類的東西，不過那些全放在職員室，現在只能將就一下用肥皂了。

隨著溫熱的水灑落在身上，往事一幕幕浮現在眼前。不要說是尹芥了，就算是任何一個人，發生了那樣的事情恐怕都不會放過他吧。

那時候尹芥的眼神，他現在想起來心臟依然覺得疼痛。對於魏燃來說，逃避是最好手段，愧疚與羞恥折磨著自己，無論是煙還是酒都無法擺脫那種感覺，尤其是回到家看見那些屬於女性的衣物、化妝品，那些東西時刻提醒著他，自己是一個多麼自私的騙子。

還記得那個清晨，他睜開眼睛的那一刻就覺得自己如墜深淵，落在身上的陽光沒有一絲溫度，而在他還沒有從這個現實中反應過來的時候，跟自己在同一張床上，蓋著同一條被子的尹芥也醒了過來。

那雙深邃的眼睛先是露出迷茫與困惑，隨即變成了不可置信，這讓魏燃身上的寒意更深，他緊緊攥著被角，低垂著眼，咬著唇不敢說話。

再明顯不過了，對尹芥來說這一切都是騙局。他們相戀兩年，但尹芥根本不知道自己也是一個男人，一心一意地在這裡計畫他們的將來。

尹芥茫然地開口，「你是怎麼……」

魏燃那時候根本沒有勇氣聽完他的話，就是在三年後的現在，他也沒有勇氣去面對他的眼神，欺騙一個人的感情，不管是基於什麼原因，都是不可原諒的事情。他拉起被子就要逃離，卻被尹芥一把握住，對方嚴厲的眼神讓他心慌意亂，於是他第一次主動去攻擊一個人，他想都沒想就拿起旁邊的檯燈，狠狠砸在了尹芥頭上，連查看他的傷勢都不敢，撥打了一一九以後便落荒而逃。

從那之後，那時候的朋友、工作、手機、資訊，還有那些女性用品他全部封存了起來，不但向夜蝶的店長辭職，退掉了原來租的房子，也換了一份工作，買下了現在住的那間公寓，告別了過去。

可是所謂的「告別」，並不是在那個早晨跑出房門的瞬間就完成的。

真正狼狽的是後面的四十八個小時。

魏燃甚至不太記得自己究竟是怎麼回到住處的。

天剛亮，街上的早餐店才把鐵門拉到一半，他穿著前一晚的衣服，外套扣子扣錯了一顆，頭髮亂得不像話，鞋子也不知道什麼時候少了一個鞋墊，每走一步都覺得腳底發疼。

計程車司機從後視鏡看了他好幾次，大概想問他是不是需要幫忙，又大概覺得這種一臉慘白的人最好還是不要招惹，最後一路安靜地把車開到他住的公寓樓下。

「先生，到了。」

魏燃怔了好一會兒才反應過來是在叫自己。

先生。這個再普通不過的稱呼卻像一根針一樣突然刺進耳朵裡。

他低頭看了一眼自己，昨晚那件本來屬於「她」的衣服早已皺成一團，妝也被洗掉大半，剩下的眼線暈在眼尾，像熬夜熬得太過分的人。

明明什麼都沒有改變，他還是魏燃，身分證上的性別沒有改，身體沒有改，名字也沒有改，可是就在幾個小時以前，他的人生像被人從中間折斷了。

「謝謝。」他付了錢，下車的時候才發現自己的手一直在抖。

進門後，他沒有開燈。

房間裡到處都是尹芥留下來的痕跡。

玄關旁邊多了一雙男鞋，是尹芥嫌每次拎來拎去太麻煩乾脆放在這裡的；餐桌上有他喝了一半的礦泉水；沙發扶手上搭著一本看到一半的書，書籤還夾在中間；冰箱裡有他不喜歡卻因為魏燃愛吃而買回來的草莓蛋糕。

最荒唐的是，魏燃第一個念頭居然是一一蛋糕放久了會壞。

他站在冰箱前，看著透明盒裡那塊漂亮的草莓蛋糕，忽然覺得鼻子很酸。

「神經病。」他低聲罵自己。

下一秒，他把冰箱門狠狠關上。

手機就在這個時候響了，魏燃整個人僵住。

螢幕上只有兩個字。

尹芥。

他盯著螢幕，手伸出去，又在碰到手機之前縮了回來。

尹芥應該不至於出事吧？他有打一一九，救護車一定會到，他只是……只是逃走了而已。

「只是」這兩個字在腦海裡浮現時，連他自己都覺得可笑。

他騙了那個人兩年，最後還把人打進醫院，現在居然想用一句「只是逃走」把事情帶過去。

手機鈴聲停了。

魏燃才剛鬆一口氣，螢幕又亮起來，還是尹芥。

直到第四通，魏燃終於一把抓起手機，卻不是接聽，而是直接按了關機，黑掉的螢幕映出他的臉。

「對不起……」他聲音很輕，靠著牆慢慢蹲下去，最後坐在冰冷的地板上。

他本來以為自己會哭，可是奇怪的是一滴眼淚也掉不出來，只覺得胸口像被挖空了一塊，空氣灌進去冷得發疼。

大概過了半個小時，也可能是一個小時，他忽然站了起來。

逃吧。

他先打電話到夜蝶，接電話的是彥昱。

「夜蝶，您好。」

「是我。」

「小燃？」彥昱明顯愣了一下，「你今天不是休——」

「我要辭職。」

過了兩秒，傳來店長懶洋洋的聲音，好像他一直就在旁邊，「這麼突然呀？」

魏燃閉了閉眼。「對不起。」

「為什麼跟我道歉？」店長問。

「我……」他回答不出來。

店長沒有追問，只是輕聲說：「小燃，你要是真的想走，我不會留你。可是你想清楚了嗎？你現在看起來不像是在做決定，比較像是在逃命。」

魏燃握緊電話。「就當我是在逃命吧。」

「逃到哪裡？」

「不知道。」

店長沉默了一會兒，忽然笑了，「那就先逃吧。」

魏燃怔住。

「有些人不撞牆是不會回頭的，有些人撞了牆以後會先跑十公里，跑累了才知道牆還在原地。」店長慢吞吞地說，「你現在聽不進去，我說什麼都沒用。辭職的事情我會處理，你的東西我讓小鈴幫你收起來。」

魏燃的喉嚨發緊，「謝謝。」

「還有，」店長的聲音輕下來，「別把自己藏得太徹底。」

掛掉電話以後，魏燃立刻聯絡房東，說自己想退租。

房東說合約還有半年，提前退租押金不退，又說這裡地點這麼好怎麼說搬就搬，是不是工作調動？

魏燃什麼也沒有解釋，只回答，「押金不要了。」

這麼瀟灑的一句話，說完以後他還心疼了三秒鐘。

很好，至少他還會心疼錢，證明他沒有完全瘋掉。

他開始收東西，男裝其實沒有多少，幾件襯衫、西裝、T恤，摺一摺很快就裝完了。

真正麻煩的是衣帽間另一邊，那兒的東西有一些是他自己買的，有一些是夜蝶工

作時為了不同場合準備的，還有幾件是尹芥送的。

魏燃抽出一條淺灰色的圍巾，那是去年冬天時尹芥說他穿得太少，硬是繞到他脖子上的。

「妳們女人不是都怕冷嗎？」

「誰跟你說女人都怕冷？」

「那妳為什麼手這麼冰？」

「因為你剛才把我的熱咖啡喝掉了！」

當時他們在街上吵得很幼稚，最後尹芥又去買了一杯咖啡，還買了兩個蛋糕賠罪。

魏燃抓著圍巾站了很久，最後他沒有丟掉任何東西，而是拿來一個最大的收納箱，把所有女裝、鞋子、化妝品和首飾一件件放進去，像把另外一個自己埋起來。

箱子快滿的時候，他在最上面放了那條灰色圍巾，蓋上蓋子，扣住。

他以為這樣就結束了，可是當天晚上他還是失眠到天亮。

第二天早上，魏燃把手機開機，未接來電多得讓人心驚，尹芥的、陌生號碼的、夜蝶的，還有幾封簡訊。

他一個也沒有點開，因為看得越多只會越難離開。

他直接去了電信門市，換掉號碼。

負責幫他辦理新門號的小姐問他，「舊號碼要保留嗎？現在可以直接轉方案，會比較划算喔。」

魏燃想了一會兒。「不要了。」

他說得很平靜，就像是在丟掉一件不再需要的舊衣服。

當天下午，他去面試了一家服裝公司。

履歷上的經歷乾乾淨淨，只寫學歷與之前幾份正式工作，夜蝶當然不會出現在上面。

面試主管看過他的作品，問他為什麼突然離開原本的公司，又問他希望未來成為什麼樣的設計師。

魏燃愣了很久。

以前若有人問這個問題，他一定會說想做出讓人一眼就忘不了的衣服，想有自己的品牌，想去巴黎、紐約、米蘭看看。

可是那一天他只回答，「穩定就好。」

面試主管似乎很滿意。

魏燃卻覺得自己好像親手把什麼東西關掉了。

同一個下午，城市另一頭的醫院裡，尹芥終於從持續的暈眩中清醒過來。

醫生說沒有大問題，只是額角縫了幾針，輕微腦震盪，需要住院幾天觀察。

尹芥坐在病床上，一隻手背上還插著點滴，第一件事就是找手機，成功在床邊櫃子上找到，打第一通，關機，再打，還是關機。

他臉上的表情沒有太大變化，只是握著手機的手越來越緊。

他父親派來的人站在旁邊，小心翼翼地問：「少爺，要不要通知老爺？」

「不用。」

「可是您——」

「出去。」

那人只好離開。

病房門關上以後，尹芥又打了一次，機械女聲卻告訴他號碼已經停用。

他盯著手機，像是沒有聽懂，幾秒後又撥了一遍，還是同樣的聲音。

尹芥忽然笑了一下，那個笑容連他自己都覺得陌生。

原來是真的，不是吵架，不是鬧脾氣，也不是給彼此一點時間冷靜，魏燃把自己整個人從他的世界裡拔掉了。

尹芥靠回枕頭，額角傷口一陣陣抽痛，然而比傷口更疼的是另一件事——

他到現在都不知道，那兩年裡究竟有多少是真的。

喜歡甜食是真的嗎？

怕冷是真的嗎？

喜歡坐在咖啡館靠窗的位置是真的嗎？

睡覺時會把被子踢掉是真的嗎？

每次他親吻時會偷偷笑，是真的嗎？

還是全部都是魏燃為了扮演一個女人而設計出來的？

尹芥閉上眼，他忽然希望魏燃至少留下來跟他吵一架，罵他也好，說那兩年全是假的也好。

可魏燃什麼也沒有留下。

第三天清晨，魏燃拖著兩個行李箱離開原來的公寓。

計程車開出去時，從後視鏡看見那棟熟悉的建築越來越小，他把新手機關掉，靠在車窗上。

這樣就好了，只要往前走，不回頭，就一定能重新變回原本那個普通的自己。

他那時候並不知道，有些人或許可以從生活裡消失的，可是有些感情不行。

他會這樣做，與其說是害怕尹芥找上他，不如說他根本無法面對做下這種不能原諒事情的自己，即使是現在也是如此。

事實證明，自欺欺人是沒有用的，尹芥的出現讓他們之間那段回憶無可避免地再次浮現在他的腦海中。事情過去那麼久了，依然鮮明如昨，那些愛慕與愧疚的心情，那些背叛與謊言，再再提醒他是一個多麼不堪的騙子。

魏燃抬起頭，讓熱水流過自己的臉頰，但即使是溫暖的水依然無法讓身體暖和起來。

不過該面對的還是要面對，不可能總是待在浴室不出去。

魏燃換上了浴袍，拿著毛巾一邊擦頭髮，一邊走出了臥室。

尹芥還在客廳裡，不過從餐桌邊換到了沙發上，在沙發的小几上放著空了的酒杯。他正看著窗外搖曳的樹影，與外頭顯露的冷意完全不同，房間裡溫暖而舒適，暖

氣開得很足，卻不會讓人覺得乾燥與滯悶，夜蝶的服務與他的收費完全一致，花多少錢就能體會到多少服務。

「過來，我幫你擦。」尹芥從玻璃窗倒影看到他，轉過身看向魏燃，輕聲說。魏燃有些哀怨地看了一眼那扇關閉的門，以及孤零零的餐車，無聲走到尹芥面前，背向男人坐在他腳下的長毛地毯上。

尹芥手指撫過魏燃的脖子，帶來一種久違的悸動，他忽然想起他們曾經在一起的日子。

對魏燃來說，那本來是一場遊戲，卻深深地陷落其中，也狠狠地傷害了一個人。雖然經歷了那一場如同謊言般的戀愛，自己的性向似乎可以定義為 Gay，但尹芥明明是喜歡女性的不是嗎……這次他找到自己，只是想討個公道而已嗎？如果是那樣的話，也許他能早點回去？

話說回來，怎麼會忽然碰到尹芥呢，他才不會單純到相信這只是一個巧合，一定是有人透露給尹芥的。但會是誰呢？自己來夜蝶代班是臨時決定的……難道是小鈴嗎？想到自己說是替小鈴代班，大家的表情好像都怪怪的，難道真的是小鈴有問題？

「在想別的男人嗎？」

髮根傳來一陣刺痛，頭隨著被扯住的髮絲向後仰去，最後抵在男人的腿上才停住，魏燃有些驚訝地看著尹芥。

尹芥低著頭背對著燈光，在背光處的黑色眼睛顯得更加漆黑，盯著自己的時候，他竟然有種喘不上氣的感覺。

不過，靠在對方的腿上還滿舒服的。

「我只是在想，你應該不是會來這種店的人。」魏燃輕聲說，抬起手，指尖輕輕撫過他堅毅的下巴，「你為什麼會在這裡？」

「知道你在這裡，我就過來了。」尹芥冷冷地說，將魏燃的手輕輕推開，繼續用毛巾幫他擦頭髮，動作是與表情完全相反的溫柔，就像是在愛撫一隻貓咪一樣。果然是有人告密啊。魏燃想著，一時間卻不能確定是誰，這種被算計的感覺讓他很不舒服。

「那……是誰告訴你我在這裡的？」他立刻追問。

尹芥繼續他手上的動作，「是我父親在這裡的朋友。」

「為什麼你父親的朋友會認識我？那個人叫什麼——」魏燃的話還沒有說完，就被尹芥一把捂住嘴，令他驚訝地張大眼睛。

「你怎麼總是好奇別人的事情？」尹芥的語氣裡透著不耐煩。

魏燃眨了眨眼睛，那是理所當然的吧，他很想知道啊……等等，尹芥這麼說的意思，難道是在嫉妒嗎？

可是，尹芥確確實實不是同性戀啊！

魏燃想了想，突然微微張開嘴，伸出舌頭，輕輕地舔拭了一下尹芥的手心，尹芥果然一下子將手縮了回去，他一把抓住了那隻手，繼續舔吮著。

尹芥的手很漂亮，魏燃以前看過他彈琴，他的手指修長而靈巧，帶著一種誘人的

吸引力，不過以前的尹芥是不抽煙的，但是現在卻能在他指間嗅到淡淡的煙草氣息。

尹芥沉默看著魏燃粉色的唇吮吸著自己的手指，誘人的小舌帶著濕潤的氣息，劃過他乾燥的皮膚，那雙淺栗色的眼睛彷彿察覺到了他的注視，微微抬起頭，微笑地看著自己，誘惑著自己，這人剛才明明那麼急於擺脫他的，現在卻一改先前的態度。

即使被這個人欺騙了、傷害了，卻總會在深夜中想起他，伴隨著憎恨、厭惡與疼痛，更多的卻是思念，在看到他以後，尹芥發現他仍會被這個人所吸引，甚至能忽略他的性別。

他一下子抽回自己的手，低頭吻上了那誘人的唇。

Crescent